



老二爷

□ 杨松华

攀比的背后

□ 曹丁山

至今，赣北长江边棠山村人仍尊称他为“老二爷”。

老二爷在家中孩子里排老二，故称老二爷，才是对有功德之人的尊称。

老二爷是抗日英烈！

只是，老二爷年少时身形格外单薄，站江边，刮起一阵风似乎就能把他吹倒。他爹妈看着这个弱不禁风的儿子，忧心忡忡。在这兵荒马乱的世道，能保住小命似乎比别人更难。

在别人的建议下，爹妈把十岁的老二爷送去邻乡跟了一名拳师学打拳，练壮体格，少受他人欺凌。两个月不到，拳师便把他放回家来，说他太瘦弱，不适合练武术壮身。

回到家的老二爷反而悄悄地练起师傅教他的那点拳术。他怕邻居看见笑话，坚持每天三更起床，在自家后院“唰唰”地划动着小拳脚。寒冬腊月，外面凛冽寒风，下起冻雨他也要摸黑走进后院。爹妈看着心疼，叫他雨雪天就不要出来练拳。老二爷人小倒倔强得像条牯牛，依然每天半夜不间断练拳。

有一次，他在江边玩耍，意外捡到一截大船用的弹簧，他爹一看，说这是船上吊货索具弹簧，你捡回家来干什么？他说，不干什么。

后来，家人发现，老二爷先是把这截弹簧的一头绑在后院树上，双手拼命地拉扯。再后来，把弹簧从树上取下来，用双脚踩住弹簧的一头，双手往上提拉弹簧。几个冬去春来，又几度春花秋月，老二爷已变成一个壮实的青年，他一脚踩住弹簧，凭单手便可拉到肩膀高度；双手在胸前拉开弹簧举过头顶，下蹲时仍能保持弹簧的张力。

1938年6月底，日寇侵占流泗镇，残暴行径令人发指。老二爷所在的棠山村也未能免除日寇的烧杀抢掠。桩桩件件野蛮罪行，触目惊心，同时也激发了当地民众誓死驱除日寇的决心。

8月份，中共“江西省青年服务团”（后称战地工作团）来流泗、棠山等地演出抗日救亡戏剧歌曲，并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，老二爷热心参与，矢志革命。从此，老二爷便以做小生意为名，四处走动，宣传抗日政策，发动更多的青年加入抗日工作。

这一年，中共武工队来彭泽湖口交界地棠山，开展建立赣北敌后根据地，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，打击敌特分子。老二爷一下带领十几名青年加入武工队。

时值隆冬，武工队员们仍然穿不上棉衣，盖不上棉被。忽然接到侦探报告，日军的一艘汽船正由江下而来，而且汽船后面连着一个拖驳，此时正停泊在棠山附近江面检修，想是发动机出现故障。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

武工队长拍膝而起：“好，天助我也！既然有拖驳连着汽船，拖驳上必定有物资，正好解我燃眉之急。”

队长紧急召人商量，决定马上行动，来一个黑夜截江夺船。

十名武工队员，扮成渔民模样，分乘三只渔船从下游由远而近驶来。老二爷和一名大爷驾乘的渔船走在前面，扮演父子打鱼，正面驶向敌船。其他队员乘两只小船一左一右随后包抄过来。

武工队长们分析是对的，押运鬼子不超出十人。

远远地，老二爷看清楚敌船头站立两名鬼子兵在看哨，他让大爷故意拨弄两桨，搅起哗哗的击水声。果然，警觉的鬼子哨兵马上射来一道雪亮的探照灯，把渔船照个通亮。

“八格牙路，夜晚的，什么地干活？”

“我们父子打鱼的，天黑，撞上皇军，我们这就走开。”

站在船头的老二爷巧妙应答。就在大爷趋势将船头拐弯行驶时，老二爷一下如江鸭展翅，身姿轻盈地从渔船跃上汽船头，他快如闪电地落在两名鬼子中间，左右胳膊一伸一扭，牢牢掐住两鬼子脖颈出不来气，片刻工夫鬼子双双奔赴黄泉。而舱内的其他鬼子竟毫无察觉。老二爷第一个朝舱内扔进一颗手榴弹，他随即又跳进渔船上，舱内的几名鬼子没有被炸死的，刚一露面，又被渔船上的武工队员开枪打死。

拖驳上果然载有棉衣、棉被和一包包的大米等物资。

事后，日军以为是抗日大部队所为，一直不敢过来。

而老二爷超人的臂腕力不止被武工队员们知晓，更是让棠山老少百姓称颂赞叹。

礼物

□ 董川北

桐撒了谎。因为昨晚奶茶店打烊后，玉海亲眼看到雨桐上了陌生男人的车，并且还是那种大叔级别的男人。第二天，玉海故作轻松地问：“之前你说没男朋友，那昨晚的护花使者是谁呀？”雨桐头也不抬地回道：“我小爸！”玉海愣住了，心想：“爸爸就爸爸，怎么叫小爸？”此时正逢奶茶店高峰期，身后已经排起了队伍，玉海不便继续追问。

让玉海大为失望的是，当天晚上，雨桐下班后，又上了另外一个陌生男人的车。难道……

让玉海没想到的是，过了两天，

望夫山，位于彭湖交界处。日军在此设立据点，修筑了战壕和碉堡，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四周村落，给游击根据地的活动和军事行动构成严重威胁，必须设法拔掉它。

如何拔掉日军设此处据点，强攻不行，必须智取。

这天，从山下走来五名民工，他们说要上山做苦工挣碗饭吃。人群里，有老二爷，原来他们都是武工队员扮演山下民工。他们已经侦察到，这几天，山上据点只留下不到二十名日军看守。机会难得，必须干掉据点。

行至半山腰，一座铁门横在面前，两名端枪日兵拦住他们欲逐一检查。既然装扮苦力民工，自然从身上搜查不出什么来。轮到检查老二爷，老二爷忽然往铁门下靠去，两名日兵马上紧张地跟上来，大呼大叫：“你的，想干什么？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老二爷左右胳膊一抡一夹，夹得两名日本兵脖颈“咯吱”直响，他俩来不及动用手中的枪刀，便脚底板擦地几下，一命呜呼。老二爷与那三名队员迅速扒下鬼子死尸军服，让其中两名队员换上，又端起鬼子的枪装模作样地站起岗来。

老二爷和另两名队员跨过铁门，径直往山上走来。而武工队的大队人马这时从一个山凹冲出，他们起跑时一个个动如脱兔，瞬间便冲过山腰铁门。

等碉堡上的鬼子哨兵发现从天而降的神兵时，已经迟了，我军队员已经接近据点，距离太近，设置的两门高炮根本起不到发射作用。

正是老二爷和那两名装扮成民工的队员没有引起据点内鬼子的注意，他们三人很快来到碉堡下，掏出藏在腰间的手枪一下干倒了守门的机枪手，这场战斗很快结束。

老二爷在后来的一场战斗中光荣牺牲了。据从这场战斗中返回的队员描述：我军子弹全部打光了，老二爷率先抡起大刀冲向鬼子，他威猛有力，一连砍倒几名鬼子。最终不幸被敌人子弹打中胸部，他仍一个飞跃，将两名鬼子的脖颈死死地掐断在他的左右胳膊里。

老二爷牺牲时，时年二十六岁，却永远成为棠山村人口中的“老二爷”。老二爷，本名张二华。

王亮和黄亮年龄相当，同在一家企业上班。当初同为车间技术工人，工作、生活上来往颇多，关系甚好！买房亦相邀订在同一小区，且同栋同层。

几年后，黄亮当上了股长，王亮成了其部下，但工资相差不多，只多了个职务津贴几百元。两家关系没起多大波澜，还算马虎过得去，周日也会互相串门喝个小酒什么的，只有称呼上稍有改变：王亮的夫人由原来叫黄亮为“黄工”改叫“黄股”了。

又一年后，王亮也晋升了——调任精密设备股股长。没过两年又连提两级，直接升为部门经理，虽与黄亮不是直接上下属关系，但职务妥妥地高了两级，关键是工资待遇高了不少。就这样，不知不觉间两家的来往少了，关系生分了起来。王亮老婆打麻将不叫黄亮老婆了，连两家的小孩也不一起玩，不一起上学了；偶尔路头路尾碰见，黄亮会阴阳怪气地恭维一番，话里话外指东说西的，好不让王亮尴尬！搞得王亮总感觉欠了他家一样，在工作上只要是自己职务所能及的多少会给予黄亮一些照顾，可他多半是不领情。总之，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

后来，王亮儿子得了一种怪病，到处寻医问药都没什么效果，一条腿截肢，治得个几乎是人财两空。他心力交瘁！家庭、工作无法两头兼顾，导致业务上失误不断，经理之位岌岌可危；老婆也跟他吵，闹情绪，俨然婚姻亮起了红灯！他父亲在老家迷信信：风水先生说他家房子朝向有问题……

在这个城市工作奋斗了十来年，他没想到到头来是块伤心之地。来人间一趟本想光芒万丈，岂料世事无常，难以如愿以偿。他痛苦，沉沦，颓废了一段日子。老婆终究是离他而去了，不知所终……

他独自带着病残的儿子，苦苦支撑着，风雨飘摇中，他似乎见不到光找不到了方向。父母年迈，又远隔千里，身边没一个亲人，有苦无处诉，没有一个人能帮到他。他常常在黑夜里抱着儿子暗暗落泪。只有黄亮媳妇常跟他说一些宽慰的话，在他上班时帮他照看儿子，隔三差五帮他儿子洗澡擦身子捏腿，或背出门晒晒太阳，他心存感激！

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！他觉得他的一切已沉到了谷底，不能再糟了，需要做出改变，也许换一个环境，换一条赛道，可能会有所转机。于是，经过左思右想后，他断然辞掉工作，卖掉房子，离开这失落之地，决定到更大的城市去闯一闯……

商海沉浮多年，历黑夜熬黎明终见日出，王亮开了三家公司，富甲一方。黄亮却因年轻人的竞争，工作业务方面力不从心，仅凭老资格待在原地踌躇不前，后生晚辈们一波一波往他前面赶，他也自感脸上无光！加上单位效益不好需裁员，自然轮到他下了岗，赋闲在家。后来，他老婆托多方打听联系上了王亮……

三天后，黄亮一家三口带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奔王亮公司上班去了……

三年后，黄亮的闺女嫁给了王亮的单腿儿子，他俩成了亲家！他老婆二表舅家的二表妹嫁给了王亮，又亲上加了亲。哎，一切皆是缘分啊！